数字出版技术与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数字化

陈建峰
（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 100028）

摘要：【目的】研究数字出版技术要点及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向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方法。【方法】文章以数字出版技术的内涵为切入点，逐渐引出推行数字出版技术的现实意义，并阐述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在创新发展中，实施数字化转型属于合乎时宜的改革方向，进而映射数字出版技术的实效作用。【结果】经过对内涵、意义的总结分析，整理出高新数字技术、确认出版标准版权、强化技术应用能力、丰富编辑作品内容等数字化转型路径。【结论】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是出版业创新改革的重要举措，依托四项数字化转型路径，可在数字化融合发展中助力专业出版社取得显著成果。

关键词：数字出版技术；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VR 技术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3-135-04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3.030
本文著录格式：陈建峰 . 数字出版技术与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数字化 [J]. 中国传媒科技，2023（03）：135-138.

导语

根据中商情报网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图书市场中实体书店销售额为 204 亿元，得益于线上出版销售渠道，线上书店销售额 767 亿元，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由此表明出版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势头正足，尤其是专业出版社应当在数字化改革项目中充分展现领头作用，通过新型编辑模式，提升出版业经济水平。

1. 数字出版技术的内涵

数字出版主要是指在出版工作中以数字技术为依据形成的一种新型出版模式，无论是编辑工作还是作品营销工作，亦或是出版管理事项，都以数字技术作为主导，由此开创全新的出版格局。市场上流通的数字出版作品可见数字期刊、数字报纸、电子书，以及网游、动漫、手机小说等多样形态，与传统纸质文件出版刊物不同的是，其展示形式多以新媒体载体为主。[1]

早在 2008 年，曾有澳大利亚学者专门对数字出版技术展开研究，将其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传播渠道，以数字数据库、全球平台重复使用信息内容的出版技术。”究其根本，数字出版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存在密切相关性，并始终以互联网平台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信息交流，运用数字数据库达到对出版作品的多次利用。因此，传统出版业要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站稳脚跟，必须充分借助数字出版技术的力量，以便在融合发展中达成长远发展目的。

2. 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数字化转型意义

专业出版社是以专业作为主要出版任务建立的出版单位，涵盖水利化工、农业法制、人民美术、古代典籍等出版范畴。专业出版社若能在开展编辑工作时早日实现数字化转型，将带来深刻的现实意义。

2.1 实现高效审稿

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在采集出版物素材时，常需要对纳入刊物的内容进行审核。传统编辑工作中，审稿人以边阅读边审核的方式校对稿件，且需要反复阅读，造成审稿环节消耗大量时间。如今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能够直观地借助数字设备完成线上审稿，搭配计算机及其他带有校对功能的软件，可辅助审稿人快速审稿，提升稿件规范性，有效控制审稿期间校对查询时间。[2]

2.2 明确出版步骤

按照传统工作步骤，需要经过初审、编加、复审、终审、排版、三校一读、印刷等流程，且删改期间有关人员为节省时间常选择在原稿上修正，这就导致后期排版失误后将降低原件完整度，通常靠人工排版。而数字化编辑能够增加每项出版步骤的精度，切实维护原件的保管安全，进而达到简化出版步骤的效果。[3]

2.3 开发人员价值

数字出版技术在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中的有效应用，促使编辑工作中有关人员的价值得到深层次开发。从事专业刊物编辑工作的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但按照传统技术开展工作时，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阅读已编辑的稿件，致使其他工作未能得到妥善安排。

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拓宽审阅渠道，提高时间利用率，改善编辑质量的前提下，为人员节省更多时间。对此，数字化转型对编辑工作及其工作人员都能产生积极影响。[4]

2.4 提升创新活力

数字化转型阶段，专业出版社以数字出版技术完成编辑任务时，常需要应用许多新技术，故而需要编辑人员在工作中始终保持创新活跃度，既要在技术实操中培育创新思维，掌握数字技术应用技巧，又要在技术导向下对稿件质量投入更高的关注度，继而优化编辑工作成效。[5] 鉴于此，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在数字化转型阶段应当充分了解数字出版技术的作用，加大改革力度，保障编辑出版物的质量。

3. 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数字化转型路径

3.1 依托高新数字技术

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多包含选题组稿、审稿以及整理编撰等内容，且出版物编辑工作需要体现专业特色。而在其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时，应当充分依托高新数字技术开展编辑工作，在新技术助力下加快编辑模式改革速度。其中适用于专业出版社编辑场景的高新数字技术较为多样，此处专门列举两项技术分析数字技术对编辑工作的具体影响。

其一，VR 技术。VR 技术实则是运用立体成像的仿真设计原理，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这一项技术应用于编辑工作中，可指引编辑人员在更真实且更全面的阅读环境下有序审稿，以免因视野范围局限性而出现漏审等不良后果。[6]

实际上，关于 VR 技术应用于出版业已有成功经验，如一些新闻报刊出版机构借助 VR 报道模式掌握新闻内容，甚至在选题以及素材选取上组建了专门的 VR 新闻实验室与 VR 虫洞，使编辑人员能够在全新的工作体验中履行编辑职责。甚至在正式出版后也启用了新型 VR 新闻阅读计划，使编辑人员和后续报刊受众都能体会到 VR 技术的应用价值。因此，在编辑工作中无论是出版物题目的确定还是素材的搜集与筛选，亦或是审稿，均可在仿真阅读情境下落实工作内容，确保编辑人员在新技术指引下及早转变固有工作观念。[7]

其二，5G 技术。自 5G 技术全面商用后，其应用场景的丰富性，为专业出版社提供了有利的改良条件。因此，在编辑工作中合理使用 5G 技术，也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尝试。

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早已经开始在日常工作中应用数字技术，保持“常用常新”的原则，不断引进新技术，其中“开学第一课”等图书刊物，均设立了“扫码观看视频”的新型编辑栏目，而且还可通过“人文软件”的下载渠道，深切感知视听结合的阅读乐趣。编辑人员也在工作中以超链接、音视频素材采集等手段提升稿件质量，最终经过数字出版技术的干预辅助，编辑工作趋于便捷化转变，使编辑人员在其岗位上各尽其用。

3.2 确认出版标准版权

专业出版社在出版数字出版物时，其编辑工作数字化发展还需要从出版标准与出版版权两个层面进行科学界定，以此维护数字化工作环境的合法性与规范性。

（1）标准的确认，以数字出版技术出版的作品，因其遵循“重复使用”准则，导致在信息传播中拥有广阔范围。要想切实改善编辑工作质量，应给出明确的工作标准，以免降低刊物信息的准确度。[8]

一方面，要求编辑人员在开展编辑工作时，务必出具完善的工作计划，包括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技巧与应用路径，每一项都要清晰地呈现在工作手册或者工作规划中，指引编辑人员严格遵照工作标准完成编辑任务。

如某专业出版社专门设立了“数字出版技术规范”，重点列举多项技术应用标准，促使编辑人员合理依靠数字出版技术促进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即媒体加工、搭建网站、可扩展符号化语言技术等，每项技术都给出了具体化的应用要求。以媒体加工技术为例，在以此项技术编辑专业出版物时，督促编辑人员在音视频、图片、文字及动画素材剪辑中，明确了解裁剪、清晰度调整及属性设置、尺寸切换等方法，且基本要求以满足基础性编辑工作需求即可。[9]

另一方面，编辑工作本身对编辑人员的专业要求较为严苛，故而在数字化发展中应强化管理职能，通过设定管理标准，增加编辑工作合规性，必要时编制管理制度，从制度说明方向引领编辑人员遵守行业标准，避免因个人原因，导致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遭受阻力。更重要的是在编辑人员审稿时，也要按照辅助工具的使用说明正确应用数字出版技术，保证出版业向规范化方向转变，为数字化转型奠定有力基础。

（2）版权的确认。专业出版社在成功出版刊物过程中，往往需要编辑人员付出较多的精力与努力。数字出版刊物因其依托数字出版技术，在多元化传播渠道影响下，易出现较为严重的同质化问题，在辨析原

因时能够发现多因版权意识不强所致，此种问题在专业出版社发生的可能性略小，但也要进一步确认版权，维护编辑人员的工作成果。

首先，从法律层面对专业出版社给出明确规定，如深度执行“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版权法”“数字经济法”“数据库版权与权利条例”等法律内容，更要在刊物出版前核对好负责编辑工作的具体成员，并通过署名的形式捍卫版权。[10]

其次，编辑人员在工作中需要注重对稿件信息的安全保护。尤其在计算机等诸多平台上形成的数字信息，可以利用 360 安全卫士、金山毒霸等软件净化网络环境，而且还要定期升级编辑工作中所用的各种系统软件，以此防范刊物信息丢失或泄露。

最后，编辑人员可以运用分级管理形式维护版权。针对网络数据库、资料库等数字出版刊物，进行权限分配管理。编辑人员应当精准分析刊物信息的价值水平。

3.3 强化技术应用能力

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数字化转型，要求编辑人员具有卓越的数字出版技术应用能力。就当下编辑人员能力评估结果分析，多局限于传统工作思维，导致新技术的适应力与接受度不高。所以，在编辑工作中要想达到理想化数字化转型效果，除了规范工作步骤外，还要培养数字出版方面的能力，使之逐步掌握数字出版物编辑技巧。专业出版社编辑人员是数字化转型主力，在对其技术能力进行强化训练时，具体可从以下两个部分着手。

第一，组织专项技术培训，编辑人员在数字出版编辑工作中，应不定期参加专业出版社开办的专项培训活动，通过对技术理论的学习与实践演练，逐渐提升个人技术应用能力，保证在技术培训中侧重于职业素养的双重培养。[11]

如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企业为出版社等机构提供了 120 分钟的线上培训指导课程，以数字复合出版技术为培训主体，经过对畅达新闻报道指挥系统、发布管理系统等数字出版系统的深度学习，促使参与培训的编辑人员深刻意识到数字出版技术对编辑工作的重要影响，并且因此种培训属于线上培训方式，可以扩大编辑人员的培训范围，使更多编辑人员能利用空闲时间反复观看课程回放，继而促进传统编辑与新编辑工作的有效融合。[12]

第二，加强与作者的深度互动，编辑人员作为主要担任选题、审稿职责的人员，多与刊物作者归于不同管理体系，且数字出版刊物在成功出版前，编辑人员理应与作者建立深度互动关系。编辑人员在原件审核中需要对语句词汇进行修改，此时更需要在沟通中了解作者意图，并听从作者建议，在双方讨论下提升刊物品质。同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与作者建立实时沟通场景，常用的包括微信视频、腾讯会议等方式。编辑人员既不能漠视作者的反馈信息，又不可完全按照作者观念全面保留原稿内容。尤其是教育出版社，作为以出版教育领域刊物为主要业务的专业出版社，因读者多以学生为主，若出现信息偏差，极有可能影响下一代人才文化认知准确度。因此，编辑人员需要同作者或者其他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体现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另外，在锻炼编辑工作者实践能力时，还要深化宣传职能，扩大专业出版社出版刊物的影响力，要求编辑工作者不局限于单一的编辑创作能力的提升，而是逐渐在培训中学会刊物推广、技术运用技巧，进而提高综合素养。编辑工作者作为“持笔者”，其记述的每一个字都将对行业标准、行业人员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教育专业出版社，读者多为缺少辨识力的学生，若编辑工作者能力较薄弱，将存在普遍降低思维认知水平的风险。对此，编辑需注重能力培养。[13]

3.4 丰富编辑作品内容

数字出版刊物作为以数字出版技术编辑而成的知识载体，其内容上通常不会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尤其是教育出版社，教材的更新换代，多以调整排版结构为主，或者删减部分缺少学习价值的文章。在编辑工作内容创新上，编辑人员可以考虑将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时事新闻或者学术成果纳入刊物中。不但要增加刊物内容的全面性，而且还要适当展现作品新意。尤其是技术类刊物，编辑人员需要及时将新技术相关内容纳入出版物中。此外，在数字化发展阶段，关于传统编辑模式的改进，应当以数字化融合为主导，并非直接替代纸质资源，而是在审稿、整理等工作细节中注重对纸质资源的合理利用，建设相辅相成的工作环境。

以建立时间较为久远的中央编译出版社为例，在其长时间从事编译业务的过程中，对《沉思录》《色彩的性格》等出版物进行编辑时，可以从网络平台中收集新素材以及在多语种中的受欢迎度，而后依据原始纸质资源编辑成多语种出版物，扩大原件内容影响范围。此外，我国专业出版社中古籍出版社也要在数字化编辑中，利用计算机技术、电子扫描技术更大程

度还原古籍真实内容，还可在编辑中增设二维码、VR阅读模块，便于读者在编辑人员指引下，从出版作品中获得多层次阅读体验。[14]

在以数字出版技术促进专业出版社深化改革期间，还可以加强与国外出版社的协同互动。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多国际出版社也开始开展合作项目，专业出版社也可在合作中汲取实践经验，包括国际出版社在出版编辑技术方向的突破以及在内容方面的独到见解。实际上，在国内外出版合作环节，常采用引进版权与输出版权两种方式，前者是借助出版社出版译制刊物，促使读者能更全面知晓国内外学者思想。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其刊印教育图书作品时，也引入国外优秀文学作品，并寻求与国际出版社在版权等方面的专业指导，进而经过出版社内容上的交融，实现文明互动。后者是采用为海外出版社介绍中国文学家、翻译家等方式，促使国际出版社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使之在刊物出版中实现内容的升华。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能在数字出版技术中，创造良好的互动平台。

比如约翰·威立出版社始终重视在华出版合作，并与国内出版社共同就“数字出版问题”予以深度交流，在数字出版技术助力下，我国的专业出版社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得以发展。

专业出版社数字化出版转型过程中，还要注重技术融合，在合法合理前提下，积极向转型成功的专业出版社寻求创新经验，包括技术应用渠道、技术应用技巧等。

结语

综上所述，专业出版社编辑工作中实现数字出版技术的有效应用，已然成为主流趋势，为保障专业出版社编辑质量，应从高新数字技术、出版标准版权、技术应用能力、编辑作品内容等方面践行数字化转型目标，故此提高专业出版社的数字化编辑水平，为今后增强行业影响力奠定基础，满足信息化时代出版需求。

参考文献

[1] 邓天奇，张海超．数字新基建赋能融合出版：业态创新、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 [J]. 科技与出版：2022（11）：66-73.

[2] 袁溦．数字出版技术与编辑出版工作的数字化研究 [J]. 采写编，2022（10）：97-99.

[3] 李薇，夏海清．AR/VR 技术在数字出版领域中的应用与前景探究 [J]. 传媒论坛，2022（18）：93-96.

[4] 高良才，贾爱霞．技术驱动下数字出版及其专业建设 [J]. 中国出版，2022（17）：16-19.

[5] 苏飘逸．数字出版技术与编辑实务工作数字化的实践探索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8）：134-136.

[6] 徐铭瞳．学术期刊如何实现数字出版的内涵式发展——基于数字出版历史演进及现状分析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88-197.

[7] 罗佳．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论略 [J]. 领导科学论坛，2022（12）：124-126+142.

[8] 杨梦晗．出版行业的变革：互联网时代传统纸质印刷与数字出版的“碰撞”[J]. 新闻研究导刊，2022（22）：209-211.

[9] 陈洁．以数字化为核心重构编辑出版学：兼谈数字出版研究进路 [J]. 出版发行研究，2022（11）：11-16.

[10] 宋吉述．建立全方位拉动体系 打造数字出版新生态——关于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考 [J]. 科技与出版，2022（11）：13-23.

[11] 林泽瑞．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出版创新探析：内容场景应用与服务能力提升 [J]. 出版与印刷，2022（5）：8-16.

[12] 王飚，魏婧．智慧出版在专业出版领域的发展路径初探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10）：19-22.

[13] 苏飘逸．数字出版技术与编辑实务工作数字化的实践探索 [J]. 中国传媒科技，2022（8）：134-136.

[14] 郑六画．媒体融合视域下数字出版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J]. 新闻文化建设，2022（22）：42-43.

作者简介：陈建峰（1985-），男，河北高碑店，出版中级，中国民航出版社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

（责任编辑：张晓婧）